

其实,走的念头一直就深藏在我大爷的心里。他一直都在找寻机会走,一刻都没有松懈过。

终于,1906年后秋的一天,我大爷,那个叫胡云亭,经名叫优素福的19岁的青年人,从石佛镇南小街紧临小河的我家院落里走出,直奔官道而去。这一去,再无归来。

走,这个念头从什么时候有的,我大爷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不是19岁那年才有的。一些人曾将我大爷的走与我曾祖父新娶我的曾祖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说是年轻的继母给他气受,从而导致他决绝而走,这个说法在石佛镇邻里间曾一度流传,给我的曾祖母造成了空前的伤害,但是最终,我的曾祖母以她至慈至善的胸怀与品行在此后64年的光阴里赢得了乡亲们的一致好评,她穆斯林品行的光亮至今还在受到她绝不图回报的接济人家传的口中闪现,她道德的芬芳至今仍弥散在石佛镇上那些尚未拆除的小街巷里。

那么,我大爷到底啥时间或在哪个时段产生了要走的念头呢?陶阿訇的分析是这样的:潜意识应该在此前三年,想法应该产生于此前两年,下了决心应该是此前一年,也就是说,经过一个春天、夏天和半个秋天的准备,我大爷走的事宜一切就绪。

陶阿訇曾与我曾祖父讲起过关于我大爷的几件事。

一件事。我大爷在石佛镇学阿语的少年中,天资聪慧,学得快、记得牢、写得好,本是天性好动的年龄,别的孩子老不安顿,我大爷却能安心下来,伊斯兰教义、穆斯林五大功课,他入脑入心,安静地随阿訇听记,观阿訇言行。我大爷17岁那年,有一天,他涨红着脸陡然向陶阿訇提出他想去麦加朝觐。鹤发童颜的陶阿訇顿时大吃一惊,颤抖中将已显沉稳却尚有稚气的我大爷揽于怀中,久久不语。我大爷奔涌的泪水打湿了陶阿訇的衣襟。

陶阿訇轻声问我大爷,“优素福,为什么?”

我大爷一时无语。任凭陶阿訇用温暖的目光充分地鼓励他。他似乎很羞涩,又像是没有准备好,终究只是将这个话题提给了陶阿訇。

另一件事。我大爷肤色白皙,生就文静,从小就不愿听我曾祖父叙述去汉口、蚌埠、镇江等地做生意的经历,也不愿跟他母亲在家干家务活。却喜爱在清真寺出进,少年起便像一个小尾巴,跟随阿訇为石佛镇穆民老表们忙里忙外,乐此不疲。开始,我曾祖父颇有微词,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穆民的夸奖,我曾祖父也就随着我大爷的性情了。我曾祖父从陶阿訇那里得了一句着实让他欣慰的话,陶阿訇很认真地对我曾祖父说,“云亭是个信者”。

在我大爷18岁这年冬天,石佛镇清真寺里来了位不速之客,他打出身指,刚道完色俩目,便訇然倒在了清真寺大殿前的台阶上。是我大爷将此人背进水房进行沐浴,之后又将其背进厢房安顿下来,又跑回家里拿来自己的被褥和棉袍,给他加暖。

整整一个冬天,这位不速之客在清真寺得到了陶阿訇的关照,得到了石佛镇穆民们的呵护,得到了我大爷更直接更具体的看护和料理。此人是位马姓陕西老表,身上有多处伤痕。那些年,兵荒马乱,常有此类事发生。石佛镇穆民们也不过多询问事由,遵照主的口唤,对老表们施舍罢了。经过一冬的休养,马老表得以康

“肌肤细腻,光滑可亲,雪白透明,‘当阳嫩肤膏’,是每一位女性的最佳选择……”

电视上,一个搔首弄姿的女人正在做着暧昧不清的动作。

又是化妆品广告!他愤愤地说着,急忙换台。

“全新SOD蜜营养组合,含有多种防衰老天然精华……”

他又换台。

“老婆你要什么?老公我要‘爱颜牌’面膜……‘爱颜’‘爱颜’,爱你一万年!”

“以上这些化妆品都过时了,如今是高科技的时代,我们能给你一张全新的面容,让你随时回到20岁……”一个美丽性感的女郎走了出来……

他恼火地关了网络电视。这电视,简直没法看了!怎么每个台都一样,全都是化妆品广告!你们知不知道,我对化妆品过敏啊!

王大宏,今年已经40多岁,样子还很年轻,跟二十几岁的人不相上下,可他一直没找老婆,不是找不到,而是没刻意去找,一方面这么多年来他为了自己的钻石事业打拼,无暇顾及感情生活,另一方面,他相信缘分这个东西,可遇而不可求。他如今也算是个事业有成的钻石王老五,长得又帅,想嫁给他的女孩子也有一大堆,但却无一能讨得他的欢心,更没有一个能让他有想“娶”的感觉。他一直坚持一个很奇怪的原则,判断一个女孩子好不好的标准就是看她到底用不用化妆品。很多女孩就是在这种情况被淘出了局。她们被他伤透了心,他同样也觉得很伤心。由于自己的脸对化妆品过敏,他喜欢那种少用甚至不用化妆品的女孩,他认为只有不经雕饰和未经化妆品ps过的女孩才值得他付出真心。可惜这世上没有不用化妆品的女孩,女

信者

□胡亚才



复。他与陶阿訇、与石佛镇穆民们结下了很深的感情,与我大爷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兄弟。

春天来了,雪融冰化。马老表告别了陶阿訇,精神抖擞地离开了清真寺,离开了石佛镇。我的家人连同陶阿訇,连同石佛镇穆民们,在马老表离开的两天后,才忽然发现我的大爷也销声匿迹了。几路人马沿着官道向南向北,顺着小路朝东朝西穷追不舍,5天过去仍杳无音信。正当我的家人及亲友焦急万分之时,还是陶阿訇镇定,他说我大爷很快就会回来。

果然,第6天头,我大爷如约而归。当着众人的面,他并没有做更多的说明,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事,只是很沉稳很平静地说了一句话,“我去送送他。”

就在这天中午,我大爷做完午礼后,来到陶阿訇面前,坦诚地看着陶阿訇,目光里充满了祈求,“我得走。这是主的口唤。”

陶阿訇温厚的大手在我大爷的肩背上轻轻地摩挲着,眼里泪花闪现。

还有一件事。自从我的太祖父当年怀揣举人锦,带着我的太祖母和一双儿女逃南京,一路颠沛流离,终于落脚石佛镇后,便真正掀开了我的家族历史上新的一页。这一突如其来变故,使我的太祖父及其家人在石佛镇隐瞒身世,低调生活,谨小慎微。虽得到了陶阿訇的父亲,那位德高望重的老阿訇的悉心照料,但在与人交往中,特别在生意买卖中,常常吃亏。有一海姓老表得寸进尺,合伙生意却背信弃义独占好处,把损失全推给我太祖父。被我太祖父斥为恶人、无信之人,并誓言不准许我的家人再与其交往。在倾家荡产且债台高筑的情形下,我的太祖父带着全家又开始了丝毫不亚于逃南京时的寻求安身立命的艰辛路程。

我的曾祖父遵循了这一家训。可是我的大爷竟违反了他一直所敬仰的他爷爷的要求,打破了近40年的禁忌,在他走出石佛镇的前两个月的一天上午,亲自去了海姓老表家,我大爷文静的面容上带着微笑,谦恭地站在海家门前,道完色俩目,真诚亲切地唤道,“表叔。我是老胡家的云亭。”

又一代海姓老表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涨红的脸上满是羞愧之意。他上前几步,一下子抓住了我大爷的双手,许久讲不

出一句话来。

后来,海老表激动地向陶阿訇叙述了我大爷前去海家的情景。陶阿訇频频点头,“好。云亭是个真信者。”

陶阿訇见到我大爷,问及此事,我大爷十分虔诚,“阿訇教我牢记穆圣训言,穆民皆为真主仆人,互为手足兄弟,勿挑错,勿相争,勿嫉妒,勿背弃,勿怀恨。”

我大爷告诉阿訇,一个下了决心要去麦加的人,除了用言信主,更应该用行信主。

恍惚中,陶阿訇眼见着我大爷一身素朴,在前往麦加朝觐的路上正跋涉前行……

正如陶阿訇所言,我大爷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走的准备,他向经官道南来北往途经石佛镇的人们,尤其是到清真寺的外地老表们打探消息,不绝地收集他所需要的情况,譬如,出远门所需的衣食住行,所遇到的可能的困难甚至艰难险阻;譬如,长途远行对身体的要求,身体对不同水土的适应程度;譬如,语言交流,风俗习惯等等。

我大爷在准备的过程中,虽没有偷偷摸摸,但也没有大张旗鼓,他与平常并无二样,照常在寺内寺外随陶阿訇为穆民们忙碌着。只是在空闲时间里向陶阿訇讨教时,他不会由自主地流露出对麦加的向往,对去麦加朝觐的执著与信心。他表现出与他19岁年龄不太相称的沉着与老练。

立秋后的一天,我大爷从石佛镇西胜湖边起回了一棵一把粗的槐树,将它栽在了石佛镇与我家院落一河之隔的河那边的地头上。

100年过去了,当年那棵一点也不起眼的小槐树,早已成景,如一蓬大伞,枝繁叶茂,绿荫匝地,那淡黄色的花朵、羽状的复叶、圆筒形的荚果、粗壮而沧桑的树干,无不彰显着旺盛的生命之力和令人心动的本真之相。

关于这棵槐树的茁壮成长,我的曾祖母立下了不可或缺的功劳。我大爷将槐树栽下了,并没作任何交代,也没有留下任何关于槐树的只言片语。但是,我的曾祖母将这棵槐树自始至终地当成灵性之物,予以培土、浇水、施肥、除草、剪枝,冬去春来,花开花落,我大爷栽下的这棵槐树,在我曾祖母的呵护下,散发着清新淡雅的芬芳。

亮,那是怎么样的一张脸啊——如晨光中凝露的百合,如山涧奔流的小溪。不带任何人工雕琢,自然明丽,清新脱俗。他惊艳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她说,我叫米婷。他觉得这个名字有些熟悉,但是再想下去却什么也记不得了。

有了这飞来艳遇之后,两人开始交往。王大宏问她用什么样的化妆品,她说她从来不用化妆品。他问她那为什么做化妆品的广告?她说广告就是广告,广告都是骗人的,天底下没有什么化妆品能留住女人的容颜,只有保持美丽的心情,女人才能永远美丽,所以我每天都让自己快乐。事实上,她确实是个快乐的人,并将这种富有感染力的快乐带给了王大宏。作为一个大企业的总裁,王大宏的精神压力很大,自从与她相处以来,便觉轻松了很多,谈笑之间,一颗心就全贴在她的身上了,他从未见过这样天生丽质又善解人意的罗莉,也从未见过如此容光焕发而从不用化妆品的御姐。她对她展开了狂风暴雨般的追逐。一年之后,她终于答应要嫁给他。

王大宏对她十分爱恋,但要说到婚娶,却还是有些犹豫,他想起朋友们的那些娇妻,结婚没到半年,一个个露出了本来的面目,或凶恶如虎,或狡猾如狐,脸上的光泽也日益暗淡,雪白的脸庞逐渐焦黄。他怕自己心爱的米婷也变成这样,那将多么惨不忍睹,心碎情苦。然而,他这一次是彻底地陷入爱情中去了,他决心赌一赌。

王大宏看了有种想把胃吐出来的感觉。然而就在此时,他真的看到一个美人朝他走来,美人穿着高跟鞋,超短裙,柔软的身姿如杨柳扶风,袅袅娜娜,她的美貌立即招引了一大群男人的欣赏和女人嫉妒的目光。王大宏觉得这女郎十分面熟,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啊,想起来了,不就是今天做化妆品广告的那个嘛!可惜当时只看了一眼,就关了电视。

就在她走到他身边的时候,忽然一辆车子飞快从美人身边开过,美人裙舞飞扬,吓得花容失色,崴了一下脚,那尖溜溜的高跟鞋底断了,美人风折垂柳似的朝他身边倒去。王大宏前跨一步,抱住美人,稳如磐石,等风平浪静,才注意到她。突然,他像被什么猛地刺了一下,眼前一

小时,我偶听到关于我大爷的事情,便缠着我祖母问个究竟。我祖母想都不用想,便推开窗子,用手一指小河那边的大槐树,“那不?那就是你大爷。”对于这种说法,我既惘惑,又畏惧,每每就此打住,不再下问。直到长大了,我祖母的回答仍然如此。后来,我终于弄清楚了,原来,当初我的曾祖母就是经常推开窗子,指着小河那边的大槐树,对着儿童时代、少年时代的我的父亲说:“那就是你的大爷。”

我大爷向我的曾祖母进行过认真的辞别。那天早晨,我大爷做完礼拜后,恭敬敬地来到上房,给年轻的继母请安,平静地说明了他要走的心思。我的曾祖母时为初嫁的大姑娘,涉世不深,尚未经过多少世面,听罢我大爷的话,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我大爷不慌不忙,“真主恩典,全家平安!”说罢,从怀里掏出一个物件,是柔软精巧的皮囊,里面装着一副沉沉的眼镜,我大爷说:“这是陕西马老表送给我的,说是石头的,挺贵重。你保存着,将来留给我弟弟。”

我大爷走后的第三年,我大爷去世了。他兄弟俩无缘谋面,但是血缘却使我大爷对他这位远行的大哥充满了想象与敬畏。自然,我大爷留给我的那副石头眼镜一直伴随在我大爷的身边。这是一副无框天然茶色水晶眼镜,镜架与镜脚是银制的,做工细腻精巧。我在我大爷身边生活6年的时光中,常常趁大爷不在场的机会,偷偷地将那副石头眼镜戴在自己的小脸上,神气之余顿感清爽无比。我也常听到我大爷跟他的朋友夸奖他的宝贝石头眼镜,说是它能够治疗诸如红眼病、沙眼之类的眼疾。今天想来,我的家人在那么多年似乎每年都要暴发的红眼病中从未有人暴发,这就不难想象,我大爷当初不仅没有虚假之词,而且他戴着那副他大哥留给他的石头眼镜时自豪骄傲的神情,确乎令人心生不禁。

农历八月十五前,石佛镇穆民中有人为我大爷提亲,是镇上张姓老表家的姑娘,叫巧子,17岁。在石佛镇穆民们的眼里,我大爷与巧子十分般配,称得上男女貌可。可是当我大爷知道了我的曾祖父正想与巧子父亲议商让陶阿訇出面言说这一情况后,当即表现出少有的激动,他涨红了脸,向我的曾祖父斩钉截铁地说:“不,高低不!打死我也不!”

我的曾祖父厉声问道:“为啥?”

“不为啥。”我大爷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

“那要是不为啥,就得订下这门亲事。”我的曾祖父似乎已下定决心。按说,我曾祖父的想法不是没有道理,张家是厚道人家,巧子又通情达理,要模样有模样,要料理家务能料理家务,这样的媳妇到哪儿找?

许是被我曾祖父逼急了,我大爷说:“大,我不愿,是怕害了巧子,是怕以后丢了胡家人的脸。”

这个小名叫巧子的姑娘,终没能与我大爷订亲,当然更没能成为我的大娘。她后来嫁给了石佛镇上一个白姓的老表,生了三儿一女,其中二儿子武艺高强,尤以轻功见长,民国二十五年,曾去南京打过擂。巧子一直生活在石佛镇,身体硬朗,一直活到1988年春天,99岁无疾而终。在我的印象中,我的祖母一直叫她“大嫂子”,我也就一直没弄明白这个“大嫂子”的称呼是怎么来的。我知道,回族联姻范围窄,彼此都成了亲戚,

在石佛镇上,穆民有史以来互相间就以老表相称。但是,我祖母按辈分称许多年长女性有的是表姑、表大娘、表婶、表妗,称年龄稍大的平辈女性有的是表姐、表嫂子,就是没有叫大嫂子的。我祖母对巧子的称谓属例外。后来,我问我祖母,她并没有说出一个一二三,只是慈祥微笑,很真切地说了句,“古古旧历就是这个叫法。”

我大爷加快了走的步伐。他请了陶阿訇去他母亲的坟地开经,在悠扬的颂经声中,我大爷泪流满面,他没有擦抹,而任它不停地涌淌。两年前他母亲无常时,是他送的棺木,是他打的坑,是他亲自放母亲下地,是他亲手将已归主的母亲的脸稍稍扶向西,还是他,在棺木上钉上了他亲自用五种颜色写在白布上的经帐……

现如今,在石佛镇西南两公里处的我大爷母亲的坟连同我曾祖父曾祖母的坟早已荡然无存,在这片肥沃的稻田上重新冒出,使得五谷丰登的景象和安居乐业的心情得以自然舒适地延续。而那年,镇外枯灰的田野衬着镇里一片片灰秃秃矮小破旧的房屋,使得石佛镇显得阴郁而毫无生机。

1906年后秋里的这个早晨,我大爷背着行囊走出了家门,直奔那条距离我家不过200米远的官道而去。他头戴白帽,身着青布长袍,脚穿一双新白边黑布鞋。我大爷本来身材高挑匀称,五官端正,浓黑眉,大眼睛,高鼻梁,如此扮相,很是英俊、干练、整洁。

我大爷走后的第三年,我大爷去世了。他兄弟俩无缘谋面,但是血缘却使我大爷对他这位远行的大哥充满了想象与敬畏。自然,我大爷留给我的那副石头眼镜一直伴随在我大爷的身边。这是一副无框天然茶色水晶眼镜,镜架与镜脚是银制的,做工细腻精巧。我在我大爷身边生活6年的时光中,常常趁大爷不在场的机会,偷偷地将那副石头眼镜戴在自己的小脸上,神气之余顿感清爽无比。我也常听到我大爷跟他的朋友夸奖他的宝贝石头眼镜,说是它能够治疗诸如红眼病、沙眼之类的眼疾。今天想来,我的家人在那么多年似乎每年都要暴发的红眼病中从未有人暴发,这就不难想象,我大爷当初不仅没有虚假之词,而且他戴着那副他大哥留给他的石头眼镜时自豪骄傲的神情,确乎令人心生不禁。

本来,我大爷打算等过了八月十五就走的,谁知,我的曾祖父八月十六便与一群石佛镇穆民去了汉口贩皮张。等到我的曾祖父从汉口回到石佛镇,已是一个多月后。我大爷早已准备停当就等上路了。

我曾祖父回到家时,我大爷迎上去要跟他说说话,我曾祖父疲劳不堪,困顿交加,无心理会,只说是等到明天再讲。

当夜,我大爷坐在院子里的石墩上,纹丝不动,什么也没有干。不知过了多久,渐渐地,一弯崭新的月牙与一颗明亮的孤星汇聚在一起,在西边的天上呈现出让我大爷激动不已的画面。我大爷赶紧跪下、伏身、叩头,滚烫的额头在秋夜的土地上久久不肯抬起……

三更时,我曾祖父起夜,发现我大爷仍端坐在院里的小石墩上,一激动,睡意顿时全无。

“大,你就让我走吧。”我大爷平静的语调里透着思虑再三后的坚决,在夜深人静时显得格外突兀。

我曾祖父没有应声,他在另一个小石墩上坐了下来,长久地默无声息地望着他的儿子。

这一夜,我曾祖父与我大爷讲没讲,到底讲了多少话,怎么讲的,讲的是什么,我的曾祖父从未提及,因而我的家族不得而知,石佛镇乃至其他的人更是无法得知。从我少小

时候起,我就不断向我的爷爷奶奶打探究竟。我爷爷的回答千篇一律,总是“不知道”。我祖母的回答是“从没听你老太爷老奶奶讲过”。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大爷正是在这个星月汇聚之夜,从我曾祖父那里要走了那条白布腰带。

白布腰带并无奇处,却是我太祖父1853年初秋带着我太祖母和一双儿女逃往南京时藏裹举人锦的,是一路上惊心动魄的经历,途中举人锦失而复得,太祖父一行最终落脚石佛镇缘由的完整见证,对于我的家族而言,那条白布腰带算得上是件信物。

那条带着我太祖父气息、带着我曾祖父母体温的白布腰带,被我大爷勒在了腰间……

那年的秋天,是一个荒秋,田野间到处生长着叶片如锯的芭茅,往年秋收后,惹眼的翠绿总是在